

中华文明的开放基因（下）

□ 陈洪宜

近代的中西文化大碰撞

魏源《海国图志》计算了广东“粤海关”1837年进出口数额：“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20148000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35093000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价银14945000元。”这就有足够的财力购置外洋机械、聘请技师来创建我国的军工了。这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外生产力比较的一个有意义的标志。

洋务思潮兴起于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舆论鼓动有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实践推动者是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薛福成、黄遵宪、刘铭传等人。这些人大多出过洋，对西方有实地了解，比“师夷”论者有更大的舆论鼓动力和实践能量，因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洋务风潮，为我国的民族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也为后人留下了足资借鉴的大块文章。

从鸦片贸易开始，以坚船利炮为载体的欧风美雨便压倒了平和中庸的中华文明。欧洲资产阶级在征服和屠戮“黑非洲”与“新大陆”过程中养成了自我中心主义，使得他们不肯承认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所有异质文化的生存权利，并发动了一次次血腥的殖民战争。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百年近代史。这个时期，中国靠自己丰厚的文化积淀，坚持韧性战斗，通过百年浴血奋战，顶住了殖民者对全球的血腥扩张和文化铲除，毅然特立于欧美体制的控扼之外，却又忍辱负重，为深陷于周期性危机灾难的资本世界提供巨量的资金和资源，被迫支撑了西方资本的生存。同时，在内部，又通过接力式变革，通过洋务运动、变法维新、新文化运动，直至发动武装革命，吸纳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启动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结构性、器质性改造，逐步与西方近现代文明接轨，培育了中国本土的机器工业、新闻出



版、邮电、交通、矿山、港口新业态。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幅度最大、触动最深层次的变革。其间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中耗减数千万人口的伤痛，却没有“按国际惯例”收取侵略者寸土分文的赔偿。国人在内外交困的险境中接力奋斗，走自己的路，保存了国家法统，保存了民族文化，甚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这是中国人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钱。

可以说，近代史的一百年，是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对撞中的浴火重生，是中国以世界先进文明整合自己、创造中华文明新时代的艰难起步。当然，这种对异质文明的吸纳，不是正常状态下的吸纳，它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历史偏颇，然而它的主潮是向前翻涌的、是顺应并推进历史变革的。

文明互鉴产生新的基因

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向心的综合体，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多维向前的综合推进过程。这个进程，就其

“外部”而言，是在中外文化的双向辐射、渗透、兼容、扬弃中实现的；就其“内部”而言，是经华夏各族、各阶层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实现互容共通的进程。元人、明人、清人继汉人、唐人、宋人之后，把“中华文明”放进了“世界文明大体系”之中，以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与举世无双的经济规模，与西亚、南亚、欧非同样古老的文明相碰撞，激发了中西文明的交流和感应：四大农作物的引进，促成了中华衣食素质的结构性转型；丝、瓷、茶、纸、印刷术与“四书五经”的西去，诱发了西方生活方式、知识结构、思维路线的巨变与提升；火药与罗盘的西传，更使西方工业文明获得了启动的契机。

文明共享，幸福安康，是全世界的共同梦想；鉴古思今，取法中西，我们自能找准在当代条件下弘扬中华文明的正确方向；能放即活，兼容则壮，在整合当代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人将会给人类奉献一轮新的太阳。

有所思

追溯“经济全球化”的起端，可以说是肇始于15世纪末期以哥伦布为代表的船队航行以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由此引发的商业大革命，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贸易网，把世界原先半封闭的地区性经济联系了起来，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东西两半球大范围的经济汇合，从而使国际经济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格局，直至发展成为现在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在这个从500多年前开始的进程中，舰船制造业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关联。

“地理大发现”的技术基础

1492年，在西班牙国王的大力支持下，出生于热那亚的意大利人哥伦布率舰船3艘、水手87人从巴罗斯港出发，横渡大西洋，远征航行到达了巴哈马群岛、古巴和海地，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一般把此经过称为“地理大发现”。

美洲大陆的发现及随后大规模展开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其使用的最基本的工具，就是装备了13世纪由中国传入、14世纪才在西欧普遍使用的航海罗盘、观象仪、风向仪和火炮武器的多桅轻便帆船。这种舰船改变了原先的椭圆形单桅结构，航行起来航速较快，又较灵活，增强了安全可靠。改良后的绞盘、锚链等多种航海器械经过配合使用，使得载重量增大而人员减少；加上西欧人航海技术的提高和制图学的巨大进步，使远航冒险不再有不可克服的技术困难。而火药技术促使威力强大的武器诞生，保证了探险者、征服者们自身的安全和掠夺的便利。这些都从物质技术上为远航冒险准备了条件。

在远航冒险攫取经济利益方面，则蕴含着更为切实的动因。当时，欧洲国家企盼与富饶而文明的东方进行直接商贸。北欧西欧商人们长久以来就对意大利垄断东方贸易很不满，希望摆脱其控制而另寻出路；各个专制王朝都急于开辟新的财源，来维系骄奢淫

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载体

据史料记载，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及英国人所组织的海外远征舰队累计高达数百支，航迹遍及全球。其中最大的“无敌舰队”曾拥有过120余艘舰船，并配备有步兵、骑兵和火炮。他们仗着坚船利炮，攻占了相当于本

土面积几十倍的殖民地，建立了以直接掠夺为特征的奴隶制度。殖民主义者采取武力和炮舰政策，用超经济手段占有其他国家的劳动成果。在炮舰、刺刀威逼下的“国际贸易”实际

舰船制造业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渊源

□ 袁和平



已经作为旅游景观的tss earlslaw号蒸汽轮船

上只是武装掠夺的代名词。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国际贸易充满了血腥的气息，与舰队的武力强权紧密相连，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它为工业革命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这一时期，由欧洲远征舰队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掠夺运回的黄金、白银，使欧洲的黄金储量由原来的55万公斤增加到1192万公斤，白银储量

由709万公斤增加到2100万公斤，并由此引发了席卷西欧的“价格革命”。西班牙在1545—1560年间，每年从美洲运回国的黄金就达5500公斤，白银246000公斤。后起的英国殖民者更是仗着舰船

都彬彬有礼，有问必答，言语之间对格兰特将军充满敬意。他仅仅是个守墓人，即使守的这个纪念馆一直门可罗雀，即使人员被缩减到只剩他一人，但是其讲述的道理跟教科书一般经典。纪念馆建立在纽约市区北部的哈林高地，是独立战争时发生过一次重要战役的地方，居高临下，可以俯视哈德逊河，旁边是高档社区，与哥伦比亚大学毗邻。我去那天是纽约市圣帕特里克游行节——纪念一位爱尔兰圣徒的日子，第五大道人潮涌动，已经不通车，连时代广场都人满为患，游行队伍一片绿色，不少男人夸张地戴着绿帽巾，表达对爱尔兰复苏的喜悦之情。

但是格兰特纪念馆里空空荡荡，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安安静静，只有唐·斯坦葛先生分别向我们仅有的三个游客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将军的生平。轮到我时，他讲到格兰特是一个勇敢和坚持原则的人，同时拥有一颗慈悲之心。格兰特的生活开始并不如意，战争爆发后，他在田纳西一战成名，之后才受到林肯的重用。斯坦葛说得口若悬河，我听得意犹未尽，之后按他的建议又去旁边的游客中心参观。这是一个建在百米之外的小屋，说是小屋，五脏俱全，既有接待厅、展示厅、纪念品商店，也有游客厕所。那里也只有一个管理人员兼讲解员和售货员，是个漂亮的白人女孩子。她应我要求专门放映了20分钟录像，讲述格兰特将军的生平和南北战争。作为一个外国游客，我在纪念馆待了一个下午，温习了美国历史。

从我来到纪念馆时，那个唯一的服务人员感染了我。本来我是询问男孩墓的位置，结果那位身穿保安人员制服、规规矩矩的接待员唐·斯坦葛先生跟我大谈格兰特将军，建议我既然来到这里就要多了解其生平。我深然其说，于是开始观看他的工作。他面朝格兰特夫妇的石棺，对每个访客

也只有这两个墓地。

当那里出来后，眼前一片白茫茫，初春的暴雪给这个现代城市带来



格兰特纪念馆门廊上的小字

上。正如马克思曾经愤怒指出的那样：“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

国际贸易增长的助推器

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

在这充满了血腥掠夺的殖民时代，舰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完善为新兴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制造了最便利的武器。

国际贸易增长的助推器

“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马克思语）16世纪中期，英国在击败了西班牙、荷兰的无敌舰队，夺得海洋霸权后，海上舰船力量出现了显著增长的趋势。1545年，英国拥有的排水量在百吨以上的舰船只有35艘，到1588年已增加到183艘。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的以蒸汽机为动力、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近代大工业中，舰船制造业占据着显赫的位置。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诞生的新式铁钢质舰船，应用了当时冶炼、蒸汽动力等新技术成果，因其航海设备较之哥伦布、麦哲伦时代更为完善，所以一直被视为最复杂、最先进的工业的“宠儿”，亦是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推行“炮舰政策”的主要工具；更是进行鸦片贸易、贩卖黑奴、拓展世界市场和商品输出、原材料运入的重要载体。

19世纪以后，在当时最发达的西

让我们拥有和平

——格兰特将军的故事（二）

□ 车耳

了清爽和宁静。回首望去，纪念馆的上方有一行低调的小字：让我们拥有和平。我深深记住了这几个字，这是格兰特这位伟大统帅用一生来诠释的。

环球史话

史 镜